

战国风云争霸天下舍我其谁
荡气回肠千生万死爱恨维之

华月传

陆

蒋胜男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华月传

陆

蒋胜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卅月传 陆 / 蒋胜男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39-4304-2

I. ①卅…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0961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朱 敏

封面题字 任 平

封面绘图 陈柏言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校对 许龙桃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卅月传 陆

蒋胜男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 381千字

印张 22

插图 2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04-2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前言

新华网西安6月13日电:2009年6月13日,秦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考古发掘如期进行。这是其沉寂二十多年后迎来的第三次考古发掘。秦兵马俑一号坑是一个东西向的长方形坑,长230米,宽62米,坑东西两端有长廊,南北两侧各有一边廊,中间为九条东西向过洞,过洞之间以夯土墙间隔,估计一号坑内埋有约6000个真人真马大小的陶俑。

此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俑考古队在1978年到1984年间,对兵马俑一号坑进行了正式发掘,出土陶俑1087件。其后,考古队于1985年对一号坑展开了第二次考古发掘,但是限于当时技术设备不完善等原因,发掘工作只进行了一年。

据资料显示,1974年兵马俑出土不久,因其军阵庞大,考古专家推断:“秦俑坑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此后,各家就以此为定论。

但是不久之后,学界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并不准确,而秦俑真正的主人,更有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史称宣太后的芈氏。芈氏是秦惠文王的姬妾,当时封号为“八子”,所以又被称为“芈八子”。

后来,在出土的秦俑中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字,刚开始学界认为是个粗体的“脾”字,后来的研究证明,另外半边实为“芈”字古写,所以这个字实则两个字,即“芈月”。据学界猜测,这很可能即芈八子的名字。

半月传 目录 01



第一一九章	第一一八章	第一一七章	第一一六章	第一一五章	第一一四章	第一一三章	第一一二章	第一一章	第一一〇章	第一〇九章	第一〇八章	第一〇七章
谋楚计	赵主父	不能留	骨肉情	抉择难	故人意	唐八子	乱局平	骨肉逢	季君乱	训三军	退五国	群狼伺
160	145	133	122	108	094	083	067	055	042	028	014	002

芈月传
陆
目录
02



第二〇章	伐楚国	175
第二一章	申包胥	189
第二二章	边城险	203
第二三章	郢都灭	221
第二四章	杀机现	237
第二五章	夫与子	249
第二六章	至绝境	262
第二七章	情肠断	274
第二八章	人独行	294
第二九章	霸业兴	305
第三〇章	安国君	318
第三一章	归去来	331

第六卷



北冥有鱼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庄子·逍遥游》



第一〇七章 群狼伺

公元前 328 年，秦王嬴荡举鼎而亡，诸弟争位，最后由其异母弟嬴稷继位，嬴稷母芈八子摄政，称太后。

大朝之后，太后芈月疲惫地走入内殿，便有薛荔带着两名侍女为她脱下翟衣，换上常服，坐在妆台前卸下钗笄。

芈月扭了扭酸痛的脖子，叹道：“好累。”

薛荔一边给她按摩，一边笑道：“正朝的翟衣和钗笄都是极重的，太后身上压了这么重的东西一整天，实是辛苦。”

芈月闭目享受着薛荔的服侍，笑道：“是啊，子稷的冕冠更重，我真怕他小孩子撑不下来，还好都撑过去了。幸而除了节庆与大朝之日，平时不用穿得这么累赘。”

薛荔笑叹：“太后嫌重，可是这世上有多少人为了争这一身衣冠，血流成河呢。”

两人正说笑间，就有侍女来报：“卫良人求见。”

芈月一怔：“哦？”微微一笑，“请她进来。”

秦惠文王的妃嫔们，在这几场宫变中，已经所剩寥寥。除嬴夫人在西郊行宫被杀外，唐夫人亦因为掩护芈月离开，而被芈姝所杀，其子免此时已被封为庶长，得芈月重用。

魏氏诸姬中，夫人魏琰被囚，其子华如今潜逃在外，引兵谋逆。虢美人在秦惠文王死后，因无子嗣，昔年又多次得罪半姝，被寻了个罪名囚禁起来，没过几个月就死了。樊长使本与魏夫人不合，半姝初时欲拉拢于她，但因秦王荡死后诸子作乱，其幼子蜀侯恽因得罪半姝，被半姝以罪名毒杀，其长子封与樊长使也受牵连而被迫自杀；如今唯有卫良人因其子蜀侯通早亡，所以倒在后宫不太显眼，依旧活着。

楚国诸半中，惠后半姝被囚，孟昭氏、季昭氏早亡，景氏依附半姝，被魏琰所杀，如今其子雍也潜逃在外。屈氏胆小低调，其子池尚未就封，听到秦王稷继位，就来投奔，亦受重用。

如今这宫中，还剩下的旧妃嫔，也只有屈氏和卫氏了。卫氏素来善于机变，如今来见半月，要么就是受人支使，要么就是前来投效。

细思量之下，倒是前来投效的可能性更大。

半月想到这里，不禁微微一笑，见薛荔低声问自己是否要重新梳妆，便摇摇头说不必，就这么身着休闲的便服，松松地散着头发，身子半倚着凭几，便见了卫良人。

但见卫良人带着一个内侍，袅袅走进，朝着半月行礼道：“妾卫氏参见太后。”

半月点点头：“卫良人免礼。”

卫良人并未就起，她身边的内侍却抢上前一步，跪下磕头道：“奴才缪辛，参见太后。”话语哽咽，不胜激动。

半月大为震惊，还未说话，身边的薛荔已经脱口叫了出来：“缪辛，你还活着！”

那人抬起头来，眼中带泪，一边抹泪一边笑道：“奴才当真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着主人。”这人虽然与过去相比显得苍老了些，精瘦了些，但却明明白白，确是缪辛。

半月也不禁扶着薛荔的手站了起来，忘形地上前一步：“缪辛，你当真还活着？”

身边侍女见状，忙上前扶起卫良人和缪辛。却见缪辛站起来的时候，微有踉跄，脚步也似有不稳。

半月忙问：“缪辛，你的腿怎么了？”

缪辛苦笑道：“奴才的腿伤了，没什么，只是走路有些瘸而已。能够死里

逃生，已经算是命大了。”对卫良人看了一眼，再转向半月道：“多亏卫良人把奴才从死人堆里救回来，又让人为奴才延医治伤，奴才方能够活着再见到太后。”

半月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卫良人，微笑点头：“卫良人，快快请坐！”

卫良人已退到一边，见半月坐下，方在半月下首坐下。

侍女捧来一卮蜜水，薛荔亲手捧过奉给卫良人，满怀感激道：“卫良人请用。”

卫良人见她语出真挚，热情忘形，也不禁有些触动，接过谢道：“多谢。”转头看向半月，“也唯有在太后身边服侍过的人，方能都这样重情重义。所以太后方能众望所归，成就大业。”

薛荔知道自己忘形了，脸一红，看向半月，有些不好意思。

半月挥挥手，笑道：“好了，你们先下去慢慢叙旧吧。”

薛荔和缪辛退下后，半月屏退左右，只留了两名侍女在旁侍候，方笑道：“卫姊姊，多谢你救了缪辛。”

卫良人听得这样的称呼，倒惶恐起来，忙站起逊谢道：“臣妾不敢当太后如此称呼。”

半月随意地摆了摆手，道：“不必如此。当日在宫中真正的明白人能有几个？你我也算得惺惺相惜，如今宫中诸人，皆有去处，那也是她们自择的人生。能够留下来的，不过寥寥，都是故交，何必生分了。向我称臣的人不可胜数，能够姊妹相交的，又有几个？”

卫良人抿嘴一笑，道：“太后待如何，太后自便。太后若许妾身自在些，那妾身就还依旧做原来温驯退守的卫良人，不想教自己忘形了。”

半月笑了笑：“由你。”她沉吟一下，“你为何要救缪辛？难道你当日，就能对今日有所预料吗？”

卫良人收了笑容，垂首低声道：“妾身哪有这样的本事？这只是……妾身在宫中的一点自处之道罢了。太后当知，我是东周公所赐，无有国势家世为倚仗，先是无宠，后又失子。虽不得已时要奉承着贵人，却从不曾在得意时踩低过别人。虽不敢明着相助于人，但暗地里做些小事，透个消息行个方便，悄悄对人卖个好，总还能做到。”说着幽幽一叹，“我也不晓得做这些事以后有没有用，但心中却希望，在我失势落魄的时候，别人能够瞧在我素日善心待人的分上，不要作践我罢了！”

半月点头：“在深宫中能有此素心，却是难得。卫姊姊，你不负人，人必不负你。”

卫良人苦笑一声，叹道：“缪辛之事，确是稍冒了些风险。但是如缪辛这般的忠义之士，虽属奴隶之辈，做人的骨气，却是不论尊卑的。所以我动了不忍之念，给行刑的内侍一些好处，总算能够救下他来。当时并不曾想到今朝，只是今日带他来见太后，却是存了奉迎之念，未免落了市恩之嫌。”

半月笑了：“卫姊姊自省太过了。当日救人，心存侠气，便是卫姊姊的人品了。如今你自承奉迎也罢，市恩也罢，都是人之常情。不存恶念，做了善事，难道不应该有善报吗？缪辛之事，我总是承卫姊姊的情。宫中之事，颇为繁杂，卫姊姊可愿助我打理后宫诸事？”

卫良人不想她如此爽利，倒是一怔。她从前奉迎魏夫人，两人之间总是打半天机锋，一点点地来回试探，不料半月却是眼也不眨，就将人人希冀的后宫管理之权交给了她。她心中一惊，忙笑着试探道：“太后不考虑一下屈妹妹？”

半月笑道：“她不爱出这个头的，且子池还小，让她安安静静地养孩子，于她倒是更好。”

卫良人心中石头落了地，忙退后一步，恭敬行礼道：“愿为太后效命。”

半月没去扶她，也没有客气，直接问她：“卫氏，你是东周公所赐，想来周天子那边的情况，你当是很清楚了？”

卫良人忙道：“妾身的母亲是东周公夫人的族姐，若论军中之事，妾当比不得外头的谋臣策士，但若论周天子的为人与周室内部的恩怨，却没有比妾身更清楚的了。”

半月点了点头，便问起周室与东周公、西周公之事。而赵魏韩三国之内，也有两公所荐妃子，卫良人虽离国甚久，但书信仆从往来，有些消息倒还知道一二。

说了一会儿，卫良人便辞去，缪辛方进来行礼，半月便以他为大监，将宫中具体事务交给了他。赐了拐杖给他，叫他收几个养子以供驱使。

又问薛荔：“我见魏王后今日摔了一跤，肚子里的孩子应该没事吧。”

薛荔脸色却变得很古怪：“太后……内小臣当时就请了太医去看魏王后，没想到，王后根本没有怀孕……”

半月怔了一怔，惊诧万分：“你说什么？没有怀孕？”

薛荔忙将内情说出。原来秦王荡之死却是王后魏颐先得了消息，大惊之下，便去找魏琰商议。魏琰知道若惠后半妹一旦得知，必是要立次子壮为王，则魏氏一系，将一败涂地。于是将心一横，索性瞒下消息，先是满宫宣传魏颐已经身怀有孕，及至半妹听闻秦王荡伤重身死的消息后，果然欲立公子壮，魏颐便以自己怀有遗腹子为名，与半妹争位。

半妹不信，忙叫太医令李醯前去诊断，不料太医令李醯去了，也说魏颐已经怀孕四个月，只因她素日身体健壮，所以并不曾察觉。他这话一出，众人方才相信，魏琰又恐阻止不住半妹要立公子壮，索性煽动诸公子一起闹事，这才导致秦国诸公子争位的“季君之乱”。

但李醯本是半妹得用之人，又为何会为魏颐作假证？薛荔方才审问了魏颐身边之人，才得知真相。却是当日秦王荡举鼎受伤，被急送回营。周王室虽然一力怂恿秦王举鼎，也只是存着教训之心，不敢当真教秦王死在洛邑，惹来秦人仇恨之心，忙四处搜寻名医。恰好此时传说中誉满天下的神医扁鹊正在洛邑，周王室喜不自胜，忙请扁鹊前去诊治。

李醯身为太医令，颇得宠信，秦王荡受伤后第一时间便是他为秦王荡包扎治疗。扁鹊来诊疗之时，他亦在一旁侍奉，不想扁鹊看了秦王荡的伤势，一张口就将原来的处置方法说了个一无是处，顺带还讥讽了秦王荡举鼎的愚蠢。秦王荡本就性子急，此刻又痛得死去活来，见扁鹊出言无礼，又有李醯在旁边进谗，当场大怒，将扁鹊赶了出去。及至半夜痛醒，又悔悟不迭，忙叫人去请扁鹊。李醯本是个贪图名利、心胸狭窄的小人，深恐扁鹊得秦王荡重用，便无他容身之地，忙叫人向扁鹊讨教了医治之法，之后秘密将扁鹊杀害，毁尸灭迹，只回报说扁鹊已经找不到了。

他按扁鹊之法，再为秦王荡诊治，一时见好，不想次日夜里，伤情再度反复，此时却没有扁鹊可问了，秦王荡伤情转沉，挨不过一日，就此仙逝。

李醯只道此事神不知鬼不觉，不想他身边有人已为魏琰所收买，等到了李醯为魏颐诊脉之时，魏琰便以此事要挟，吓得李醯魂飞魄散。他杀死扁鹊事小，可因此害秦王荡伤重不治，却是灭族之罪。因此顿时伏地，唯命是从。不但亲自作证魏颐确实怀孕，更助魏琰将公子壮诱骗出来抓走。

半月听毕，长叹一声：“若非他们母子皆是一般的刚愎自用，何至于有今日之下场。”想了想又问：“我想起来了，医摯当年似乎也是师从于扁鹊吧。”

薛荔也想了些，忙回道：“是。”

半月便道：“问问李醯当日将扁鹊埋在哪里，若能找到他的遗体，便好生厚葬吧。”

薛荔忙应了，又问道：“太后可要去看一看那……魏王后？”

半月点点头，当下便备了辇车，去了椒房殿魏颐的居处。

此时魏颐自然不再住于正殿，而是移往孟昭氏当年所居的小院。她脸色苍白，盘坐在榻上，腹部平坦，旁边还放着一个布包。

薛荔呈上那小包，半月捏了捏，感觉确是柔软又有弹性，也不打开，只问魏颐：“这里面是什么？”

魏颐冷笑：“反过来的狐皮。”

半月放下布包，讽刺道：“是你那好姑母的主意吧，真是够大胆也够疯狂的！”

魏颐看着那个布包，神情有些复杂难言，忽然道：“开始我并不愿意……可是装久了，我竟然有时候会有些恍惚，觉得我真的有个孩子似的……”说到这里，忽然有些神经质地笑了起来，“可有时候又觉得是一种折磨，每天都恨不得撕碎了它……”她笑着笑着，忽然间落下泪来，“呵呵，现在好了，总算是解脱了。”

半月看到魏颐那张本该年轻的脸上，却已经显出与她年纪不符的憔悴和沧桑来，忽然问道：“你今年多大？”

魏颐一怔，不解其意，但还是回答道：“二十岁。”

半月轻叹一声：“可怜的孩子……你这一生，是毁在你姑母的手中啊！”

魏颐抬头看她，平静地说：“好了，你现在可以杀死我了。”

半月诧异道：“我为什么要杀你？”

不想魏颐却比她更吃惊：“我犯下假孕的大罪，你有什么理由饶过我？”

半月笑了：“你怀没怀荡的孩子，与我有什么关系？你骗的又不是我，不开心的可能是荡的母亲吧。不过我又有什么理由，代她来惩治你？”

魏颐跌坐在地，一直以为必死无疑，为了尊严佯装出来的镇定这刻轰然崩塌，她颤抖着嘴唇确认：“你不杀我？”

半月看着魏颐，此刻的她才显出她这年纪的小姑娘应有的模样来，摇了摇头：“我不会为你是荡的妻子而杀你，也不会为你假装怀孕而杀你。除非又出现你真正该死的证据，否则的话，我不会杀你。”

说罢，她转身离开，侍女们也跟着一拥而出。

魏颐失神地跌坐在地，看着屋子里空荡荡一片，嘴唇颤动了两下，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失声痛哭。

侍女清涟抱住她，哽咽道：“王后，王后，我们终于没事了，没事了。可怜的王后，您哭吧，哭吧……”

惠后非姝很快也得到了王后假孕的消息，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杯毒酒、三尺白绫。

当夜，一灯如豆，惠后非姝自缢而死。

次日，半月召诸重臣于宣室殿议事，道：“王荡谥号未议，还请列位相商。”

庸芮上前一步道：“臣以为，拟‘刺’或‘幽’为好。”

樗里疾听闻此言，大怒：“庸大夫，你这话过了！”

庸芮冷笑道：“如何过了？谥法曰‘愎狠遂过曰刺’，‘动祭乱常曰幽’，若不是先王刚愎自用，不肯纳谏，何来今日秦国之乱？他将重兵带去洛邑，结果自己身死兵败，导致诸公子内乱，外敌压境，宗庙不宁，说他一个动祭乱常，难道错了吗？”

樗里疾叹了一口气，他自然知道庸芮因庸夫人之死，深恨惠后非姝，将秦王荡也一并恨上，只得劝道：“庸大夫，我知道你的心情，可是隐君之过，不可非君，也是我们为人臣子者当遵守的本分。”

庸芮反问：“那依王叔之见，当拟何谥？”

樗里疾朝半月拱手道：“以臣之见，当拟‘明’或者‘桓’。”

庸芮冷冰冰地道：“王叔，‘照临四方曰明’，‘辟土兼国曰桓’，这是只见好处，不论缺失了？谥者行之迹也，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所得何谥，端看他自己生前如何行事。彰善癉恶，为后世诫，议谥的时候，论的是千秋之心，若论君臣相对，这世上就只有美谥，那还要议谥号做什么？”

樗里疾不与庸芮继续争辩，却转头看向半月道：“不知太后有何拟？”

半月沉吟片刻，提笔在竹简上写了一个“武”字，转过来给樗里疾看道：“朕以为，当拟‘武’字为谥。”

樗里疾脸色沉重，轻叹一声：“‘武’？”这“武”字的解释，却是太多了。

半月笑问：“怎么？”

樗里疾知其意，叹道：“先惠文王乃取谥法中‘经纬天地曰文，爱民好与曰惠’之意。今取王荡谥号为‘武’，谥法云‘武’字有‘刚强直理曰武，威强敌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穷曰武’，但不知，太后拟这个‘武’字，应在何意？”

半月道：“依你说，王荡毕生功业，应在何意？”

樗里疾长叹一声。秦王荡在位四年多，未及建立功业，所谓威强敌德、克定祸乱，自然也是没有的；刚强有之，直理难当，以他洛邑举鼎身死、兵马陷没三晋，以致诸侯围境、邦国之乱，竟是直指“夸志多穷”四字了。支吾半晌，还是无奈道：“太后，王荡也曾开疆拓土，谥以‘夸志多穷曰武’，千秋盖棺论定，实是、实是过了……”

半月却道：“樗里疾知识渊博，当知何谓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

樗里疾长叹一声，已明其意，不再说话。

半月便道：“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镡，晋卫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恒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秋，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

此论原出庄子，魏冉亦曾听过此节，当下接口道：“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镡，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夹。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此诸侯之剑也。”

白起亦接口道：“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

半月轻叹一声：“王荡有天子之图，却好庶人之剑，樗里子，你说他当以何谥？”

提起旧事，魏冉心中犹恨，冷笑一声道：“王荡自继位以来，任用任鄙、乌获、孟贲等徒有牛马之力的鄙夫为大将，使得将士离心，更令得秦国上下风气沦落，市井之徒恃仗气力，当街杀人，豪门私斗成风，商君之法因此而荡然无存。甚至将这等下贱鄙徒与你樗里子并论，说什么‘力则任鄙，智则樗

里’，如此并列，樗里子当真喜欢？”

樗里疾终于道：“谥号乃总结君王之善恶，不为死者而讳，但为后者之诫。今以王荡谥号昭示天下，就表示太后要整振商君之法，一涤愚勇误国之恶习了吗？”

半月站起而拜道：“国之要政，就要拜托樗里子了。”

樗里疾道：“不敢。”

半月道：“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樗里子，这话，你我共勉之。”

樗里疾看着半月的神情，心中千言万语，竟是无法说出。他当日以为秦惠文王死后政权需平稳过渡，遂力保秦王荡继位，可是不合适的君王，其祸乱竟是胜过权力更迭的动荡！短短四年多，武将受辱，文臣求去，秦王荡竟落得个举鼎身死的不堪下场。他想避免的动荡，非但未避开，反而使局势更加一溃不可收拾。他纵然一怒之下，将孟贲等三人处死，甚至株连其家族，但终究秦王荡这条命无可挽回。而这又岂是这些市井力士能够抵得上的？

此时在半月面前，他一向在惠文王与王荡面前的自负和坚持，竟也撑不下去了，只得长叹一声，恭敬拱手道：“是。”

半月深知，樗里疾在秦国秉政数十年，已历四朝，新王稷要坐稳江山，还需要他的扶持和帮助。幸而他虽然自负，但毕竟私心不重，对大秦江山忠心耿耿，一旦臣服，便忠诚可靠，当下推心置腹道：“樗里子，朕坐于王座，高高在上，心中并非得意，而是惶恐。纵目四望，大秦内忧外患，国势崩溃，武王荡在位时驱逐各国人才，诸公子之乱又使商君当年所立的秦法名存实亡，军队因此亦分成无数派系，连年外征内战让国家人丁减少，田园荒废。而如今大秦又四面临敌，西北有狄戎，东南有魏楚赵韩四国军队驻扎边境虎视眈眈，当年惠文王征服的巴蜀等国也再起叛乱。如今是强敌环伺，百废待兴，而新王弱小，势单力孤……”

樗里疾之前支持嬴稷登基，实则迫于大势所趋，既是为了惠文王的遗训，亦是为秦国安定，心中却未尝不怀着唯恐半月母子亦如半姝母子般糊涂的恐惧，然见半月见识明白，态度恳切，心中疑惑渐渐退去，当下道：“太后，如今新王继位，四国使者明面上要求入咸阳朝见，实则心怀恶意。这函谷关的大门，是开亦不行，闭亦不行。”

半月道：“列国本就打算让我们秦人自相残杀下去，然后不费吹灰之力，

瓜分秦国。如今新王登基，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自然要赤膊上阵，亲自动手。”

樗里疾愤然道：“臣弟但凡有三寸气在，绝对不会让列强瓜分秦国！太后但有所命，臣弟不惜万死。”

半月摇头：“不，我不要你万死，甚至不想让你有分毫损伤。如今的大秦千疮百孔，重伤垂危，我不能让它再经受风雨和战争。如今，我们要做的就是休养生息。”

樗里疾道：“只怕列国不会让我们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半月饮了一口蜜水，叹道：“不但列国不怀好意，朕还知道许多卿大夫亦在袖手旁观，看朕这一介妇人，如何面对当世强国的联手夹攻。甚至有些人，还暗怀鬼胎，里外勾结……”

樗里疾心中暗叹，左右一看，今日所立，皆为半月所信任之臣，而右相甘茂等人均不在场，知道半月意有所指，但也是无可奈何，只道：“先王之臣，亦是太后之臣，望太后信之勿疑。”

正说着，小内侍手捧着尺牍高叫道：“紧急军情！”飞奔而入。

半月问：“什么军情？”

樗里疾接过尺牍拆开看了，让小内侍呈上给半月，道：“公子华纠合公子雍、公子封和公子少官等十四位公子，以奉惠后之命为由，勾结各国兵马，欲进逼咸阳，讨伐大王和太后。”

白起不屑冷笑：“就算他们联合起来，又能怎么样？无非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魏冉却道：“可我们手头的兵马，如何能够抵挡列国联兵？更何况，这宫中不知道有没有秘道，有没有其他奸细在……”

义渠王却道：“由我义渠人马把守宫殿，担保太后安枕无忧。”

樗里疾大怒：“岂有此理，我大秦后宫，怎么可能让你们狄戎之人把守？”

义渠王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冷笑道：“你当然不同意，对你来说，面子比别人的死活重要，反正你又没有损失。太后要是出了事情，不管换哪个公子上位，哪怕把秦国打烂了，还得把你这个王叔国相供起来。”

樗里疾气极，欲上前与其理论：“你——”

半月喝道：“好了。樗里子，义渠在先惠文王时就已经是我大秦的一部分，你这个时候还张口狄戎闭口大秦的，岂不是自我分化吗？”转向义渠王劝